

碑

龟

小说界文库

从维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Xiaoshuojie
小说界文库 / 长篇小说系列

龟碑

从维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Wenku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袁银昌

龟 碑

从维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e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81,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810-X/I·1470 定价:17.00元

“小说界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魏心宏

出版说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

自序

这部长篇小说的上卷，动笔于1994年的秋天，时至今天的1997年的冬日，已经写了三个年头了。其间，除了编选我的八卷文集占用了我的一部分时间之外，可谓全力以赴。

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梦。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心理学家，都把梦解析为生活的折光。我在梦中出现的光环，常常是二十年底层生活的种种变形；这可能是出自于它的无可逃避，而非我有兴趣去咀嚼苦涩。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德国莱茵河畔，居然梦回到我劳改生活中的那条银钟河——这可能是莱茵河的水波，引起我本能的条件反射，于是在德国波恩的寓所，梦中便出现了那半球的银钟河。无独有偶，与我曾经共同在银钟河畔改造过的原青年剧作家杜高，在九十年代出访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夜宿水城宾馆时，也在梦中出现了我在梦中梦见过的那条河。

表面看起来这完全出于偶然，但在这种偶然之中，藏有深刻的必然：一个人无法摆脱自身潜影的追踪，这是人生的哲理定律之一。文学说到底，是一种涂梦工作——无论你是先锋派作家，还是写实派作家，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表现着生活赐给你各种感悟。其中的区别是在于表现这种感悟的手

段，有的人喜欢用抽象，有的人喜欢用具象罢了。而在写梦与画梦上，则没有任何异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作家自身感悟生活的视角则因人而异。

比如：在席卷全国的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饿，住在深宅大院、吃着“特供”的人们，无法感受到那个年代饿殍遍野的困顿。而我们的彭大将军，心中时刻揣着百姓疾苦，回到湖南故土亲自体恤了民情民意之后，则有了庐山为民请命之举。因而可以这么说，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对生活的感受不同；相同生活经历的人，在感悟生活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虽然是一个文学话题，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自身。

笔者呈现给读者的这部长篇，只是表现我梦魂萦绕的生活一隅。在德国莱茵河畔梦中出现过的那条河以及沿河而生的大芦花荡，深埋着一代受难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故事。这些饥饿年代演绎出来的故事，充满了后来人无法理解的悲凉和凄迷。据有关的世界动物生态学记载：越是低级动物，其生存能力越强。大漠中的苦驼，可以一个星期内不吃不喝；冻土地带最耐寒耐饥的狗，耐饿的最高纪录为一百一十七天；印度的大蜘蛛，可以十八年空腹不死；英国一家动物博物馆内，有两只蜗牛，身子被钉成标本，还能活个三四年之久。最最引起我联想的，是动物王国中的龟。昔读《史记》，曾留下对龟的深刻印象：古人视龟为长寿图腾，便有人将其垫在床柱之下。待等其主人搬家移床时，那可怜的乌龟仍还活着。《史记》中没有交待其主人是否曾经对它喂过食——但仅仅久垫床脚而不死，已然使我感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生命之短促不过渺如一线萤光。但也正是因为其短，人们才更知道珍惜生命自身——我们那代落难于生活最底层的知识分子，生命基因中

虽无龟的长寿因子，但却有着龟背上的沉重负荷。

人不同于龟的是，人不仅有着他的躯体，还有着他的精神。因而在那饥饿的年代，除了饥饿的痛苦之外，还有精神上的病痼。而后者给予底层知识分子的伤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第一种更为严酷，这是不言自喻人人皆知的事情。但正是这种生存环境，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才更具有超常的磨练意义。借用哲学家尼采的话说：只有进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这话说得虽然有点绝对，但无疑地是人类进步的名言之。哲学家康德的另一句话，也具有超常的警世意义，他说：最严格的“是”，常常深藏着最大的“非”。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去伪存真中，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感谢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外练肌肤、内练灵肉的机缘；如果没有这一漫长的泥泞跋涉，我就无法感悟到这一独特生活领域的一切。而没有这一切，我将无法对土地的原色，有更为深刻的认知；而无这种认知，我的文学脚步，很有可能要走向风花雪月。

文学中的轻歌曼舞，自古独成一家。虽然风花雪月，也能爽人心目于一时，但仍然因缺少精神的含量，而难免流失于轻飘。生活不允许去弹花弄月，如果我去追求这种文学情致，将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良心以及中国历史的亵渎。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由于受传统文化基因以及时代的制约，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其有此残缺，才有时代的历史真实。我无权美化知识分子自身，更无权美化底层生活的严酷——这是在我动笔之初，就立下的写作格言。古人亦有历史名言警世，叫做“温故而知新”。笔者反刍一下昨天的故事，也是对今日中国来之不易改革开放

年代的礼赞。

仅以此书，悼念那些在风雪驿路上的死者，并为那些经过风雪洗礼而走到今天的人们（包括那些不失良知，并关注中国前途的劳改干部），用文字为他们修建一座纪念碑。小说上卷，可独立成篇；小说下卷，亦于日前动笔，至于何日能成书，让我引用一句古语作答：“老骥自知夕阳短，不待挥鞭自奋蹄。”

1997年11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中国北京→美国凤凰城	1
A 寄往凤凰城的第一封信	1
B 寄往凤凰城的第二封信	11
C 寄往凤凰城的第三封信	27
D 寄往凤凰城的第四封信	48
E 寄往凤凰城的第五封信	61
F 寄往凤凰城的第六封信	81
第二章 美国凤凰城→中国北京	112
第三章 中国北京→美国凤凰城	159
G 寄往凤凰城的第七封信	159
H 寄往凤凰城的第八封信	178
I 寄往凤凰城的第九封信	209
J 寄往凤凰城的第十封信	245
K 寄往凤凰城的第十一封信	276
L 寄往凤凰城的第十二封信	334

M 寄往凤凰城的第十三封信	376
没有完结的尾声 美国凤凰城→中国北京	410

第 一 章

中国北京→美国凤凰城

A 寄往凤凰城的第一封信

信寄迟了。芸芸！之所以如此，实因直到我离开美国之前夕，你才对我提出对你父亲一生的质疑问题。这不仅使我因毫无准备而感到突然，而且如一石击水，引发起我内心一圈圈的涟漪，致使我在飞回中国途中，失去了一个回归故园的人的内心安静。

这是真的。

当飞机飞出美国国境，机内飞行屏幕上的红色箭头指向阿拉斯加海峡时，我的内心如同机窗外的一缕缕前拥后挤的乱云呢！

我按捺不住内心翻江倒海般的思绪，从口袋里掏出“红塔山”来，一支接一支地狂吸起来，边吸边凭窗外望，拼命地寻找着你和你父亲相貌上的吻合点：宽敞的前额，深邃的鼻纹；端庄的五官，修长毕挺的身段……这些与我在云海里忆起你父亲的肖像，如同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你不同于你父亲的东西也很明显：他的眼睛比你略大一些，瞳孔里没有你的那

一泓秋水，有的却是秋水结成的冰。你比你父亲身体要显得纤弱一些，我应邀第一次去艺术画廊见你的时候，有松树与白桦树的直观感觉——你是白桦，你父亲是敦实伟岸的一棵塔松。剩下的就是肤色区别了，你比你父亲的肤色黑了一点，你父亲有一身白皙皮肤，他在劳改队有一个“晒不黑”的绰号。他还有过一个绰号，我暂时还没有决心告诉你。

“先生，请你自重一点。”坐在我身侧的那个美国妞子，终因耐不住我的喷烟吐雾，用硬梆梆的中国话，对我提出了抗议。

我告诉她，我并没有什么失重之举。

她说：“尼古丁有损健康。”

我说我已经是几十年的老烟民了。尽管我知道这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妞儿，说的都符合世界文明的标准，都符合卫生健康的条例；但我是历经二十年改造的劳役犯，在 7200 多天的春夏秋冬轮回中，我就是靠劣质烟草来聊以解忧，维持心理和生理平衡的——吸烟成了我囚徒的职业后遗症。我如果跟她说起这些，不仅是浪费唇舌，我真怕她会把我看成是个杀人犯哩——道理很简单，中国历史的曲里拐弯以及在这种曲里拐弯中孕生的复杂的政治词汇，如右派、内控对象，等等，简直无法对她解释清楚。

我掏出机票，展示给她看。

她看看机票，又抬头看看头顶上的灯标，耸耸双肩，又甩了甩她那满头金发，向我歉意地一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儿是飞机上的准许吸烟区。你吸烟受空中飞行的法律保护，我找空中小姐给我调换个座位就行了。”

我摇摇头，捏灭了手中的烟头。

她莞尔一笑，朝我表示了谢意。

芸芸，我所以在信中写上这段小小插曲，其根源还在于你。被中国人称之为凤凰城的亚历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所有的中国商店都不卖大陆烟草，你洞察入微，知道我厌恶“万宝路”、“希尔顿”之类的洋烟，在你美国先生去洛杉矶商谈画廊业务的时刻，特意叫他去“小台北”（当地中国人对一个华人聚居区的代号）买来三条“红塔山”。我是从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体察到你的机敏和细密的。

我儿子和你同在一个城市，他的经历你都清楚，是王牌的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去美国深造的。当我从美国东部纽约抵达西部凤凰城第二天，他就提议我去你和你先生开办的画廊去欣赏一下“东方田园之梦”——这个画廊的名字起得富有诗情，特别在西方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中，它使我想起《斯巴达克斯》中在罗马角斗场上格斗的勇士。

你说这是个赔钱的画廊。所以支撑着办下去，缘起于你丈夫 Mr 魏对中国艺术的痴醉。他的祖父曾是一个传教士，到过中国的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传播基督福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西北战役打响后，他由于恐共症而回到美国，带回去的除了敦煌艺术外，还带回去了中国五千年古老文化。因而，你这个纤秀的东方姑娘，便有了与这位艺术家的契合点，最后结成了肤色不同的伉俪之家。

恕我直言，就在我与你们在画廊见面的时候，我的第六感觉已经传导给我，你们在审视我的灵肉。当时，我只是这样解析你们的眼光：你俩都认识我的儿子，又从我儿子那里知道我是历经了二十年劳改生活后死而复生的中国作家。很可能是这不平凡而又平凡的生活使你们感到新奇，因而在目光

的背后，仿佛藏着无形的伽玛扫描射线。我坦荡自若，因为从中国历史漩涡中，泅渡过上岸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只我一个，我脸上又没有留有古代荆刑中刻下的“囚”字，因而没有时代的外在胎记。

“请喝咖啡。”当我们从东方田园之梦展厅中巡看归来，在门厅里的圆桌旁坐定之后，你先生 Mr 魏用不会拐弯的舌头，吐出几句生硬的中国话：“这是巴西咖啡，是不是要加些糖块？”

“不。”我儿子替我回答说，“我爸爸厌恶吃甜食。”

“叶叔叔，这是不是你在劳改队留下的后遗症？你真的赤裸着全身在劳改队干过活吗？”

咖啡杯子悬在了空中：“你从哪儿知道的？”

“台湾《联合报》副刊上，标题就叫《灵肉之裸》。”你用微笑淡化着这严酷的生活话题，“真对不起，我看得出来叔叔你不愿意谈论往事，但是那篇文章，使我和我先生都掉了泪。”

我说：“那是台湾转载大陆报刊的。”

“国内真是开明多了，那么使人心颤的文章，编辑部居然也敢于发表。”你说。

“那篇文章的背景，像是写的茶沽劳改农场。”你一下把我的思绪，从尴尬的场景中拉回到茶沽农场。

茶沽！茶沽！是我劳改生涯中生命负荷最为沉重的一个驿站，你为什么能知道那块荒芜的土地——它对外的名字是“清河农场”。

沉默。

大概你发觉了我对你的询问存疑，忙为我解疑说：“叔叔，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妈妈去那里探望过爸爸！”

“你爸爸……”

“他和你是同命运的难友！”

说到底还是我的疏忽，我当时没有刨根问底地追问你爸爸的名字。我只知道你的名字叫芸芸，而不知你姓郎；如果我知道你的全名叫郎芸芸的话，我会立刻说出你父亲郎国忠的名字来。

不管怎么说，我和你父亲都是历史上的天涯沦落人——尽管当时你有意识地对我隐去了你父亲的名字，这一下使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当时我的孩子正忙于他的在亚历桑那州立大学的毕业雕塑展览，你便代替了我的孩子，开车先后带我去了图森市郊的天文台、美国国家的木化石公园、死火山公园以及赌城拉斯维加斯。

大概是直到我返国前的头两天，我的孩子才抽出时间来开车去参观你的住宅。车子在凤凰城市郊奔驰了约有一个小时，才抵达你们住的山庄。草坪、花圃、游泳池自不必说，这是许多美国家庭宅院都有的设施，使我惊愕的是你有一个几十米宽敞的家庭图书厅，一排书架上站立的都是东方书籍和东方艺术画册。

你带着我在书海中穿行，我看见了友人王蒙、文夫、贤亮、张洁等人的著作。在书厅的一角，你停步下来，指给我看的是贤亮和我的作品；区别于其他友人的是，我俩的书是用红丝绸捆扎在一起的，我看了书脊，我的大部分结集成书的作品，几乎都被你囊括其中了。

我有些汗颜，因为其中有些作品，已然在岁月这条长河中，失去其鲜活的色泽，因而自愧地对你说道：“有些东西，你不要去读它——”

你立刻打断了我的话：“我已经全部读过。叔叔，我也要讲实话，我更喜欢你八十年代的后期作品，像《风泪眼》、《阴阳界》什么的，它们将独立存在于永久，没有其他作家能够替代。”说着，你从书丛中抽出来我另一本著作《走向混沌》，“我和我先生读过并研究过这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可能因为书页中有我父亲的潜影之故。读到其中某些章节，我真的热泪盈眶。”

“芸芸，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我们刚见面时你不谈及这些？”

“你不喜欢我父亲这个人当时的行为。”

“你怎么知道？”

“在这本书里，你不失分寸地写到了我父亲对‘同类’的严酷，对劳改长官的驯从。真的，这就是我父亲的一幅真实肖像，我确信无疑。”

我笑了：“在那个年代，谁都是小兔儿乖乖。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铁。”

“驯从与服从不一样，这是我羞于讲出我父亲名字的根本原因。”说着，你麻利地翻开那本书的一页，找到了在书页铅字下面划着红笔道道的地方，“叔叔，在这一页里你写到了他，他当时是劳改队的小队长，管理过叔叔，妈妈去探监时，他正扮演着这个角色。”

我接过你手中那本《走向混沌》，只看了两眼就奉还给了你。因为那段记忆太鲜明了，我无需把那段文字看完。书中第230页寥寥几笔记载了的那段往事，是在劳改队站队收工时，小队长令我对几十个成员进行搜身检查。当时，大饥饿席卷全国，劳改队里每一粒粮食都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它能